

卷第三十五

山身廬州府合肥縣知縣左輔纂修

錄

東南
相便

案

世會不

魏魏已下

此吳之所以爲擒也東

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拒

方出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於周

陳亡從而觀之形不合則東帝之守必孤真

遷藝則然也今日淮而東則楚州廣陵爲之表

宋曰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

身建康爲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尋陽而

合壽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緊於武昌而齊

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尚矣

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蓋不遠相

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

淮而觀兵矣夫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

船列戍以應之而已特望一出漢潁破壽

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守相為經而大都督

軍擊之而漢應之以應之而已

自漢唐變出以窺宋矣宋之所備

以應之而已凡

知敵之

領守江爲

之也又欲

可得而倚

行而不

周必大

李蕭公

拜

保任降輝遮州與同在

一通惟公剛正之名

將在人曰國史本傳

云無稍直然惡苛刻務厚重嫉惡聲至人情不及即

推以忠恕不當爲色辭以悅人不爲苟合不作以

親舊未情一切絕之今觀此帖亦非絕物離人者

每戒子孫石刻末云天禧四年五月男珙奉命

公以天聖五年登甲第當天禧時公猶未仕而

重訓

苗考嘉泰壬戌八月辛卯書

賈伯良

趙州刺史

持靈大

公家世

始至

壯士

令民耕之築

朝奉太師右

金帥公即奉命率兵卒出境

等建康等處因有賊盜惟時湖廣陳友諒據上流

景池陽公常具戰艦數百艘借糴江西往來

邊通然與戰無不克捷或誘至城下而設

多盜爲殷懷駭歎舒屬六邑皆爲盜所據

三郡乏絕糧饋公捐祿米二百石以賑恤

民爲力戰時予自閩海還舒謁公於

公予一門塾傳教授子弟翼日侍公於城之南

市及國家顧語予曰余荷國恩以進士及第歷省
以館閣每愧無補報今國家多難授余以兵戎重
事予所堪然古人有言爲子死孝爲臣死忠萬一
事盡吾忠而已丁酉冬十月上流陳寇至郡
守司公果出奇兵以戰陳寇死者甚眾盜思
乃會趙雙刀水寇上下來攻戰艦萬艘肇
益獎勵士民亦無懼色十一月

攻東門戰數十合陳寇見兵

公誓將士曰

功當以吾輩授汝

效血戰至暮

上憲將士遂衛公

石曰全忠報國吾分內事

目無憾汝奚以我歸耶於是

出戍戍春正月盜整兵大合舳艫延互

公率將士及城居之民戰於城西門力戰

陷公北向仰天歎曰吾守孤城七年今兵

不能滅寇雪恨願以死報國乃拔劍自刎墮

於水塘而死陳氏以金購求得之具棺槨衣衾

於城外公之夫人蔣氏聞公仗節卽率女安安竟

死長子名得臣時年十八能熟記諸經書慟曰
吾豈死於忠哉何以生乃溺死於後園之深池甥名
善戰有勇力亦戰死於城濠之間姪婿花李爲
將將兵自城外馳單騎回其家人勸之降李怒曰
父死節制平日甘苦元帥與我共之元帥已死
我日何以爲死於地下邪曰汝等亦當隨吾

賊之一室無大小咸殛殺

賊人見斷其

金帛宗鎮撫陳彬

成戰死於鋒鏑之

天福而已若

全方氣運之

難之秋戰守之功鮮有

不節不屈視死如歸尤人

知勁草板蕩之忠臣其此之

固職所當爲而公之夫人若子若

義又世之所無者予素居公之館下凡

不及枚舉而公之大節敢不紀之以傳於

仍贊曰於赫元運篤生名臣識綜今古

并此大邦戎備整飭允文允武克著厥績

自有巡遠 公實邁之猗歟忠節敢揚頌詩

題余廷心篆書後

明 宋 濂

大篆幽國忠宣公余闕爲浦陽戴君叔能書至
尋公持使寄 以來鎮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獎

大漸 江蘇大龍荆楚

淮南行 省石丞

年小大二百

起水死君子稱

起逸絕倫書

懼亂賊清惡

王維故雖所書

乎此紙所在定

唐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簪

唐元氏余闕其名也

又統元年進士世唐武威今爲合

山學士金華宋濂謹題

肥令呂君新刻孝經集註後

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

之親因刻孝經集註於學宮俾家傳而人誦

以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

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盧
陞爲刺史梟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
有司以人難義蓋勳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
其虛妄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
以與器是頑之器宜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
吾儕皆爲之可憐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
差也其所以爲之者亦非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巖
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
其意亦非也蓋其言而已也有若
守之氣其意所可及予恐

篇末如此云

張瀚

包公諱里城南有讀書臺
尚香林先生言所自公圖像告身遺烏在焉
像缺訝其大異昔聞復鳳遊觀者會飲歡
乃建亭堂前奉公於中今不可狎旣又
汎芳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天下事以意想
其實以憤激稱名鮮得其理公風裁勁節
不企慕雖愚賤童稚皆知之至繪圖貌像

刻備極奇怪今觀遺像乃清雋古雅殊無異於人人
議擬公何輒取廉刻深文發姦摘伏至考其實乃
體黜慘酷殊無戾乎中和然後知習俗所傳皆
謬索濫於時者也宋以忠厚立國其弊也流而
絀縉紳雍容相諛悅公獨持骨鯁務尊主庇民不
計和氣坐鎮流俗故天下取重懦廉頑之意
六博七流傳既久匠氏務極嚴

乎奇怪之形嚴猛之政
至也公嘗疏戒天下觀察使
以此傳言報于願自食其

舊惡聖人不

助天下未及觀

公郡仰公汗顏敢因蠡測用

記

陳儒

記諸昔者孔子作春秋凡兩有每

君子謂其有大志於民有歷時而總書

子謂其無志於民故考其書而事應昭矣夫惡

而弗記之我明天子御極軫念民畧不遑暇食乃

歲乙巳春下詔曰朕每念四方水旱如履淵冰其詔

天下守令各子惠困窮用稱朕意一時中外臣工罔
不靡然然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維夏四月儒自陝
東歸移廬州其時歲旱視事甫三日即從諸大夫
出廬越三日雨未足又越七日戊午太守仁和
出廬循行縣所至自壽春甫入郊即雨君子謂爲
之雷雨釋其毒然乎哉過此五月不雨六月復不雨
縣民困窮歸者相告曰成敬告百神越七日不雨復
雨乃徒上立別駕晏子若

暴石流金民

始少俟三日

十二三子議政於堂俄而
頃刻雷電交作潭石浮塔平
濤諸山陰雲閃爍大雨方百
里用登噫嘻休哉其我廬人之
扣余曰天久不雨余將謝政以
荅天譴以猶未忍絕式昭明賜
子盡識之維儒病廢
此能爲役因憶疇昔守東郡暨
左轄東藩時每
屢獲豐年乃茲復覩盛美亦何
能已於言哉
洪範庶徵曰肅時雨若曰儲恆
暘若感召之幾
六應如響惟公循良大政深入
民心固非待禱而後

應者用選裁而懼拯溺抹焚不遺餘力蓋自諸執事
美辭罔敢怠者而公之誠久而益至則天之監觀其
警隲者乎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儻不佞敢紀其實逕續天祿用對揚天子命
在公者爲合肥縣知縣既思賢爲府經歷
黃照磨羅簣教授曾敬謙導張星曹昂
尚德等懷休法皆得書勸諄有之庸人不周
言爲証哉

明時化

合肥府廬縣邑也縣東北

此山泉清冽

陽文忠公文忠

流涓涓可愛人知泉之

山嶺舉唐端平二年始建廟

有神赫赫厥靈振古如茲凡禱雨必應應必速

往下設論即余所親承事者隆慶壬申夏旱魃爲虐

大旱設壇南郭之岡拜迎龍神以捍患也神倏變

前旋後眾莫能留余亦隨行百姓遮道匪靈也

而何以哉時則主祀惟虔郡伯嘉禾張公春宇也已

乃癸酉雨暘時若神工斂寂惟茲夏疇乏雨禾虞槁

非事肩一面權者罔少怠民情疾亟郡伯元城豫齊吳
公憐民之憂乃率同寅諸屬戒行壇禮如初越三日
神出祈神余行將暴身遙望山嶺雲陰布護頃
刻上靈神降山麓則雨零零而下也下數里雷

雨霽霽朝曳履而行暮輟杖以渡匪靈也而
國故又一曰護城民有言其地未霑足者余爲文
張壁壁山左書進身至應禱今猶昨也神惠無私

壽充給物情驩鬯譔

禱有雨非靈

也必吾氣流

應邪又何

志靈魄所昭不

集官感作靈雨記雨以靈名示速

後吏茲土者有爲民之心其知敬神

壬午殉難官紳士民祭文

史可法

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冬辛亥月朔越祭日癸

差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

防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可法

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於直隸廬州府通判鶴天

趙君興基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恆南京光祿寺卿

策雲南布政司參政畸人程君楷原任南

衛總司趙君之璞廬州衛經歷鄭君元壽

抵總金君玉度六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

巢縣典史韓君思義府屬諸生蔡世和趙嗣

以江君源洞黃君衷赤者民劉鉉等之靈曰

上以月藏降龍舒暨於郡城無巢六霍諸

上悲憤不欲生已乃搥腕

官紳士民何罪乎而乃堪

事於輸輓之役策馬西征

氣凝纏嗟哉

於人屍之形抑

廬也馬首所及諸生迎於

夫候於庭相與勵帥徒畫籌

村之遇風同室之助鬪家人

人之設何其肫然而今已矣奉簡書而治兵者虛

遺羞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絕

抱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衛幕之散員豈不

守土之吏印累累綬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復

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

寬視民城如敝屣然而奮不顧身手刃賊眾整冠危
坐誓死不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弁豈不勵哉又

進士號爲賢紳每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

者庸是邦而非大夫意其臨難不知何如激烈乃

未半就縛長跪乞哀叩幾千百首倖全其就木之餘

爲節義名輝之辱而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

今年夏四月二十七日解也爲之請於朝俾凜凜

其姓名要皆

其姓名要皆

其姓名要皆

其姓名要皆

三
民全以視他人之偷生天

昔嘗環然則諸生士民之

余又何憾乎余所勸者昊天

不能矯箭控弦竭餘力於皖上受

以朝食次之兩淮督運不能決樽俎分符

以保斯職之功下之不能周厯郡縣嬰城固

老子弟議係聚數者無一遂碌碌取容而波

之制於半載之內尚何言哉雖然予之罪大矣重

矣而余之心何嘗不共白也羸衣躍馬念止在民伏

鉞臨戎惟力是視諸公士民尚鑒茲哉余用是益自

悲泉溝壑者烈士之志馬革者臣子之心異日天子
下璽書祀明堂銘鐘鼎生有顯業死有榮名爲諸公
表揚揚於地下矣獨是千百萬億之士民或蹈水
或殲刃兵或轉溝壑之區或粉戎馬之足遠近畢
集如小率從今西望固陵東眺楚山南憑冶父之衢
遙極毛公之域淒風飄發黃雲四垂陰焰冥迷青燐
所願生爲怨苦之人死則

言也余有心爾能付
言度余之心亦

國朝
薛之佐

熙寧五年度支尚書長孫
以備凶年可謂善矣而前乎此者
爲平糴法中饑發中熟之所斂大饑發大熟
以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此義倉之
而後乎此者若唐貞觀之金帛周世宗之貸
足取惟宋朱晦庵建立社倉卽祖常平之一
令州縣各設預備倉又祖社倉之遺法此義
倉之脫胎也法何嘗不良意何嘗不美古今人何嘗

不相及而奉行不善一經奸胥猾吏之手有乾沒之
弊有簽報之弊有侵欺之弊有挪移之弊經此數弊
其錢倉徒有虛名矣間遇凶歉小民豈得沾實惠哉
其考覈不去則漏卮不塞奉行不力則根本不清是
其當事者加之意耳我國家軍興以來無念不軫
民疾苦一遇歲饑非發帑賑濟卽設法捐輸可

足於軍儲早潦薦臻不止於
賑無點金之能此政兩訕
車之初卽奉憲檄出賑單
眾半菽不飽攜老挈幼號

壑者與中途而僵者又不

里蕭然樹皮皆盡欲望隴

亦不能得義倉豈可不復哉

古準今又自有法則簽報決不可

得也曰勸民樂輸自一石以至於一斗唯其所爲富

多輸聽從其便亦弗與強則新倉決不可立也曰

爲倉每有捐輸以本鄉所貯之粟還賑本鄉之

公所貯之筭鑰卽付鄉約弗得經胥吏之手由

鄉而推之一邑由一邑而推之一郡令饑饉有備

弗至失所雖不能仿古耕九餘三之意而捐之內廩

藏之外廩爲小民畱餘之計不亦可乎至於薦紳大
夫雖掖之慕義指困賢有司之割俸積穀尤所深望
夫其周禮十二荒政之拾遺也余愧奉職無狀不能
殫糴荒恤災之奇謀但有實心實政之微尚仍恐爾
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披牘相告卽以余郡爲勸

合甌縣志序 趙民望

據淮上游今定屬邑凡五合
也良野史錄三載於鄰
亦未及稔其詳

天下郡縣各事編纂上之

竟焉良墅欽膺簡命調任合肥

驚惶然懼不克勝也受事後不獨簿書冗沓而

間必資身勤者日無寧晷是以戴星出入幾幾

犬不黔而席不暖矣然亦以是得周知五鄉風氣

情返而挑燈披邑乘以所見質所聞其間先

已有可考而知者夫從來氣質之有勁脆習

公約奢以至勤惰異形闢蕪殊象雖曰厥有由

來而苟沐浴於休養生息之久仁漸義摩之深未有

不而道南同風焉昔之志肥者曰地大俗質其民勤
尚祿稽不喜商旅又曰人物清修苦節廉介忠義今
逢通展吾所云乎溯自我朝垂統八十餘年星野
靡靡規矩振古如茲也賦役間有增減營建或有創
因大都以時相損益若夫生其地者名臣碩士勲業
詩寧雅頌下至閨閨女子秉性堅正厲冰
宗佳話轉駕前軌凡皆

口以漸漬而涵濡之也惟

幸哉

卽以良墅德涼

民隱以故生齒蕃盛林林

以加富此固所寶且企之

一者繼自今遭時康樂用之民舍

甯鼓腹優游於日熏風俾一介小臣亦得與諸父

老歌咏太平藉手上報何幸如之是書之輯良堅雖

吏而提調則共之學博士採訪則資之鄉耆紳若

以校讐則進士田子實發茂才馬子孫擢夏子振

田子渙芳實職其勞蓋諸所見聞匪獨詳也抑又

慎焉敬列之如左云

山水城池議

明

黃道日

以下邑人

萬厯辛卯春余讀書城西大蜀山寺山去城二十里
甫近其巖從迤西來平原廣衍自高漸下一山突起
巖深壑聳峯之勝週遭半日可遍余少倦時一憩於
巖下有老僧能道往昔第不聞有名人題咏其上惟
唐三觀中爲惠滿禪師道場其遺礎方圍可七八
丈世遠猶可想見當年之盛固不若今此之

甚且

第

盡竹木之蔭杳不可得相

者如握拳類皆頑重不中
鏘若鍛素名鍊石則氣之
而不華非其產邪蓋廬

亂易離戶口以此不甚蕃

之冠然丑簿而易多族小而

者數中什居八九往稱富足爲

二十餘年以來今且瘵乏殆盡矣余

每登山見城中王氣索然試以訊僧僧謂方此山竹

翁鬱時城中見五色氣互天如幕橫張於前近山

里矣城中安得不爾余聽之慨然遊目極騁循山

間東下則紆迴曲折支分派衍及其至止則郡城

之紆紵處固知城中之府也縣也衛也學也與夫

民居之稠接也其間官府之往來替代升遷去畱民

寡之業士業農業工業商士著者附籍者黃冠而緇
衣者其吉凶禍福消長生息與夫一草一本皆以此
所是由山鎮以至城下誠城之頭項也

也脊膂也往年山屬於官卽刈草以代各衙之
尚以時也自後析而佃之於民則牛羊之牧
時日夜之息甚至掘及草根深土近尺

者乎逮問其歲入之租價
日租不加益而民猶乞

也人未有鬚髮
處自若者其諸

矣民居圖便任情興作夷

與屋或坑或塹遇有石之處

而大與丈而城中之肩背脊脅其受害

者其害甚矣是憑高延眺是山自爲山城自爲城

志者傳舍其位而不暇聞生此者安於故常間

於取便而不敢言來脈受傷間斷靡續城市蕭條

同原野受氣浸薄滋培不繼登朝者旋植旋仆營

生者倏豐倏凋世家無三代之傳崛起鮮沒身之奉

兼之去後不時資斧罄竭窮極狡生民頑盜橫仰思

全盛邈乎莫追者豈獨在民間耶舊仕於此者咸稱

臥治多膺殊擢今且去或以被劾或以間訐或未久
蕭沈薈或將遷而就木種種怪異前所絕無時有覺
蕭蕭祇新其衙舍聊事避趨終於大根大本咸未置
宜焉嗚呼地理之說非省茫也持籌而責後效或訝

奇占而策今日奚必待智哉余先子嘗曰風水

凡此皆

謹也至於事勢顯然明白易

知不能強有所增謹忍齟

齟者乎倘謂蜀山爲城中

一醢盡其歲入者而捐之

而居民之芻牧者有罰竝

得爲屋爲坑爲塹夷

有責今實其窟而絕其將來

之稅於不取若九牛亡一

深與頤其不與土者陰享其福下而數百萬生靈

此土者益賴其庇矧蜀爲郡主山僧言萬厯丙

山腰忽裂其山微陷此非小憂也而知之者不

去今五六年水旱之災連綿酷烈爲父老所未聞

係顧不重與然山之與水又非可異視也城中

離鳴諸山之水所由入湖之道余七八歲時

尚見漁舟釣艇蕩漾綠波之中識時務者已有開關

通商舟之議而未遑發是時民未病貧也蓋水爲五
時之區萬物待此而生故水聚則財聚其理良然今
其後昔日之河與濱河之家築岸以爲居海沙之民
積穢而遺垢開者日益窄深者日益淺山水暴漲滿
其壑壑而雨止流枯卽同陸地水西關以裏尤爲作
壅壅填占財源若此先涸欲民之富可常保也得乎
是而南正王公大臣可乙否美議不終惜哉誠撫窮

通商舟之議而未遑發

舊址深加挑挖重開東西

霹靂手任勞任

微感於二三

三或中然也城池之

城漸頽墮不時

冬間開浚有日繡衣行部非不

上耳前年微有草寇之警民

者非不因時修理然未窺其

磚牆而下非隙地也城之基也所以載夫牆

也偶因在此者見小謂可佃之於民取其租息相

今不改民得轉相典賃宜麥則麥可圃則圃既

不虞荒饑之鋤之四時無間遇雨露霜雪

之潤土疏塊散日浸月漬泥流不止因致城基淺薄

濠竝填塞故濠昔可種魚舟行罔測茲竟種蒲稻可
童子 八廛槩論城以內外地租等項共銀一百九

錢而城與濠所納地租養魚之課不過十
則其所得幾何而年年修城之費反不可以
付其寧任城之頽湮之憂而不肯禁民之耕寧
在民之利而重費於在官之蓄若再厯年之
不知當俾何狀平時而講有備則速行禁止豈
談之若細繹之可畏

而系之於一旦難爲功也

胸日興懷籌及郡事杞憂

之會

王寢夫

荒者天地之運則當歉歲
能維挽天地之運而仰合
天地之心者也今年旱魃爲虐高原滌滌如沈如焚
田龜折苗稿此真十數年來未有之奇厄也
萬秋已藜藿不充難於一飽百室懸磬邨爨煙稀由
以徂來夏何以堪之興言及此不覺凜然於人已
之共處陷危而身家之無以寧止也吾輩或薄有所
收或稍有所積除一身一家衣食而外俱爲長物當

省節煩費共圖救荒況濟人猶屬迂談而利己實爲切務從來富貴功名子息壽數孰有不聽命於天者孰有不輕財好施而受天之祐者乎今使蕩財資以博名高捐貲佞神以祈壽嗣此盡人之所欲亦人之所共信也抑知僥倖於難得之數覲覲於冥司知之中彼不得者無論已卽幸得之恐亦有

司馬公帥蜀夢遊紫府黃承事一朴素布
上見好事無窮人行好事又
較錙銖之末終蕩於敗類

一灾何若各量

仁濟一人一刻

所救濟正未有盡也人

而佑已茲具同善一簿

心而挽履運焉

李

國朝李 菖

以於巢隈者趾相軋也或竄於崖或齧於澣跔

狼藉湖上而孤岷逃隱湖中若避世然甲戌

余讀書朝霞因買棹來遊見鯈魚戲荇波

幽零亂啜啜上下忽輕風翼舟捷於飛羽則已岸矣

山麓石膚起骨蹬斑斑苔蝕豐賴蒼鬱荆篠幽翳鐘
聲導人從西灣入不逕忽逕不門忽門所謂寶珠寺
芭蕉野禱棚草庵蹲寺石魚親佛榻浪淘木杪蒼蘊
樹拂香浮几上遠望漁舫覺開窗可入灘響其垠雉
臺頂暉夕間之不甞歇回望四際雲濤咽胸波光
或浮或拍隱隱相接者則崖上諸峯也河嵐酌

朱弦

白高爾雅云蜀獨也又言
水以鑊卓地泉汙汙而出

一轉浮槎雞鳴

云春山豔冶如

上故臺霽神歸躍然有起色矣昔人標此一端
豈雨後晴嵐霜餘老色反不敵堆鹽眩
禪師說法時淵澤龍神來看天女雨花
硯汁以潤此一左民楊行密在淮南時
行宮於此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墨雨安
才才之宮闕何存唯有雪色不隨世代遷改年年
一來使滕六捉筆白描淡寫爲山頭作一綢老髮也

彼仇池峨眉不得稱勝矣

右蜀山雪霽

廬郡處江淮之間南臨江北距淮故凡水之在境內
者皆可以江之淮之也亦猶金城城下出金酒泉泉
酒因一城一泉而名一郡矣釋義云淮圍也水
迴曲繞謂之淮正不必出於桐柏而後爲淮也始皇
鑿金陵有天子氣疏鑿一河以注於江人謂之秦

也馮言乎春柳絲花片春光動也輕煙碧浪

也故春不在城中而在

生聚教養已三十餘年可

爲樂土哉右

忘婦空茆店

無聲空秋而娟娟瑟瑟又

以清歡者見之而歡愁者見

也然空春空秋空霜夜總不敵

無礙也巢湖去郡城東南六十里約

頃當其月夕微風不生流光接天靜影沈

轉人當此而神開勞者對此而機息恍乎置身於

大世界也因思曹公駐軍赤壁時朗月在天橫槊

酹酒有烏鵲南飛之句至今傳爲雄談此湖北隅紅

磯一片炎熒陡削正不讓江干赤壁吳人來爭合肥
時蓋德瑋禦之於此何至寂寂無聞耶湖南數峯青
蒲雲表焦姥一拳髣髴君山但少湘靈鼓瑟耳何至
羣狂士買酒雲邊之事於今彌望煙波但有漁燈數
點各數艘點綴蒼涼而已雖然江山不改明月常

下不有如東坡老子青蓮居士者重

生面也左集湖夜月

三同點黛三面瞰水而尻

又云魏伯陽曾煉丹於

山何山無朝何朝無霞而

成綺言暮也

此獨言朝霞

修煉於此爐竈雖

才上煙有口

石罅中故時而光彩燭

入通正循佛門塢頂之舍利光然予聞之而頗疑其

反讀書山中一日晨起徘徊於螺髻之側適當初

旦草本含滋旭日東生奇光四射俯眺四五里

五色琉璃中予始晤所謂朝霞者學士能

常見山僧野牧常見之而不能言故世多

罔聞焉丹砂舍利之說何其陋哉請証言之安寧之

地杪秋初冬天將晴霽是必大霧千里一白如銀色
界日出霞彩暉煥正此類也但彼以秋冬此以春夏
皆奇觀也

右四頂朝霞

城西水自雞鳴來也城東水自金斗河來也兩開相
連中水爲之騎驛每當春流橫溢注此一偏居民
之遊水者蓮之菱之菰芡之其不蓮不菱不菰不芡
者水則自蒲葦之末之本也當年風景蕭遠澹宕望
之無極來見想當然耳故古人用藏
澹桑不知凡幾草色何在耶
裂文或化爲蛙塍而已當

少婦 於桑枝恍如乘槎

水亭 疇風稻香冉冉草

云不相敵哉 右藏舟草色

然 公發弩處也四圍陡削磚

磴而升計三十有三級空臺濯濯安有松

口乎松陰也想孟德發弩時揮汗如雨應

八上以蔭壯士歲月既久柯化龍鱗針成

因指爲松陰云因而思老瞞作銅雀臺於

水上簷百尺下蘸清流圖置二喬於中諸臣賦詩

飲酒以極一時之勝事至於今美人何在銅雀化爲

烏有僅餘漁歌樵採荆叢狐穴而已反不如此臺以
車不美存存則存矣松陰安在耶然中央佛殿軒
軒震舉一周匝以僧舍每黃昏清旦淵淵木魚一派
鐘鳴有類海潮之音又何減十里松風耶卽謂松陰
二字可也 右教弩松陰

橋虹跨之橋南有臺可高十餘丈不知
臺上有樓三級綺疏四開匝以雕
欄深檻在望參差四凸每初霽
城堞依依孤興隱隱正如牆
峯陡起若與此樓爭雄北

往者兩傍有

自是

榜以孕金插

公十八侯姓氏不知何年改

中置畫角銅壺等物考之樂苑角瑟調也蕭

蕭瑟瑟足以感人大約借以警晨昏司啓閉也豈若

城五月片片梅花二十四橋洞蕭娘娘爲遷人遊

言愁寄興也哉樓下置銅箱八九枚淵淵穆穆其

色泐然狀類合樂之祝自高而下安置之取以行水

金蛇吐漏身籤報時以驗晷刻亦屬前朝法物又不

知製於何代何人也
右鎮淮角韻

城中古刹凡六刹刹有鐘而獨興國禪院一鐘小樓以懸之高出於屋之危而止軒舉暢豁取以聞遠也內典曰人間鐘鳴未歇時地獄刑具暫脫此間也且是說而言其所可知者夫雷氣之倫凡有覺性

夜間鐘之時不平者得之而平罔靜者得之而

有者得之而通體汗下荆棘滿懷者得之

越杳之地霧露所不能沾塵埃所

往往往使人頓驚而猛省堂中有

板以報食而燈光以照十

萬億之眾耳耳皆聲豈若

而今僅置一

飛來一間啄

金斗門議

田實發

金斗河卽肥河也肥水出縣城西七十里之紫蓬山
雞鳴山北二十里許分爲三一東南流逕合肥城
又東南入巢湖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入淮
二水皆名肥爾雅歸異出同曰肥謝元肥水之捷八
公草木皆疑晉兵西北之肥也孫仲謀所越逍遙津
東南之肥也於其經合肥城者分而入金斗門則所

謂金手河也然究其始水非入城也舊城原狹小今
之鎮淮樓卽舊城之北門河爲西北濠因宋時拓城
心河遂穿城而流而別開一枝以遶城爲濠自
之後而民間之利甚溥矣穀米之出入竹木
舟船徑抵縣橋或至縣邑署後百貨駢集千
岸悉列貨肆商賈喧闐因其地氣疏通人
心超擢導籍紳之顯達者甲乙榜之

郡至其北則爲鬪鴨

舊地長虹臥

清月高映碧

燈火熒然則古箏笛浦

金斗耳笙煙簑農歌

鷺鷥鷓鴣飛破水天廬陽勝

遊於斯明正德中太守徐公鉅建思惠樓於城

之後層巒遐矚東南則黃山浮槎大小峴四鼎

峯朝霞千丈變幻紅紫西北則大蜀小蜀雞鳴紫

雲一帶之山遠接龍眠鹿起如萬馬爭馳黛屏重疊

公以政暇招賓從寮屬登臨其上課耕課讀周覽民

風而思加惠焉無何以流寇之警公慮水關難守遂

障水城外以自固由是金斗河淤塞舟楫不復入城

百貨壅滯關外箏笛浦涸爲菜塍思惠樓復爲瓦礫
而廬陽之旺氣索然矣雖然不獨無利且有害城勢

聳東南窪下河廢則閘廢啓閉無權蓄淺罔
及春之交蛟水暴發淋漓不時土牆茅舍湮塞
呼號之慘聞於中夜每歲而一見煩賢守令之

補恤者多矣雍正十年郡守徐公牒請撫憲

民鼓舞但有以督催之員某某者利速

之宜深淺濬之河稍通如渠遠

人土無不嗟怨之然如後

即不復河之舊迹以去害

望之矣

疏議

條沿邊事宜書畧

王萬

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
蛇勢首當併兩淮爲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
居中濠之東爲盱眙爲楚以建鹽城淮流深廣敵所
難度濠之西爲安豐爲光州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
難據焉以涉之法當調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
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
北之中
當建制置司合
可以黃
州後緩急之

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

五千、爲屯每屯一將二

一大將而併合於制置爲總統

二萬光黃四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

共二萬以牽制其中行則結營陣止則

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新復州軍東則

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畫此

地無田不耕則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又

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陽六合鎮江兵戍揚

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

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蘄黃浮光
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帥臣居內
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械以故軍事常整
遇警急則帥臣親統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馬
廐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池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
是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不屬將
每歲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得以致營柵壞而莫修
其鑄而莫鑄宜與盡還舊制

紹興江淮撫楊存中請并
州縣安節議上遂仍如舊

金安節

宜欲廢廬州

并改和州爲

車額仍各差兵將屯

并

州縣之意令侍從臺省

女不過有三一曰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曰

至遠近以便民三曰減官吏淨費以足用今據

所申欲廢廬一郡四縣之地以附益舒州則

是舍形勢而就僻陋如備禦何欲舉廬一郡四縣之

民而供輸歸府則是舍近便而趨險遠如綏撫何今

兩淮經兵火之後城郭室廬焚燬戶口牛畜散亡二

雖招集猶未復業帥司欲行措置茫若捕風無所用
今遽移郡置堡創建官府豈無騷動謂之省費得
此三者無一可行然參酌事宜權衡輕重緩急
有次第今所甚急莫若以戍兵爲首屯田次
以控要害又次之蓋郡無兵則不可爲守
兵則不敢安業如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

魏明帝嘗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

敗缺

一城之下盡地有所必爭

不占

如甘寧等常

昔人得之

今問非良策也伏望朝廷
其一二其人早爲經畫分戍
開屯田使兵民雜耕仍條築東西關之險以備
其餘就募弓箭手之屬以次施行無不可者況
須巢湖之水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通漕運
之戍兵與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舒卷之間成
以相遠欲乞朝廷參酌施行

請蠲賑疏

明龍誥

奏爲十分重大災傷地方復罹異常凶扎旱澇乞恩

分豁稅糧賑恤困窮以安殘民事據合肥縣申本縣
地方連歲凶荒去年尤慘已蒙撫按奏兌糧草及大
發錢糧賑濟又給散牛具子種勸民趁時布種不料
薄瘟疫流行鄉市人家不問官民老少悉皆
蒙本府分役差官捫門問疾逐邨施藥既給
茶粥賑以食米奈何藥不勝病人莫勝天愈治
愈愈窮愈死一門之內多者十數口少者三五口

以焚闔門就死無人殯葬者已

主屍骸露其暴露及被人
耕種沿邨房屋無人居住

此將熟而

務之災已經

恐甚告乞轉達

廬州地方廣闊博濟實

疎虞難測重懷邦本痛恤民災臣訪之

老誦之士夫僉謂弘治十六年廬民亦嘗染疫而

病死數萬未嘗如今歲之既染疫而復重之以災也

正德三年廬民亦嘗罹災而饑死者數萬未嘗如今

歲之既罹災而復繼之以疫也大祲大扎竝遭於一

荒年荒邨益慘於舊歲舊歲饑荒在民者有子女

衣物可賣今則更無可賣者也在官者尚有倉庫錢糧可發今則更無可發者也公私既竭鄉市索然此又皆巡撫巡按及賑濟侍郎郎中等官所目擊而耳聞者也臣又查得合肥六安巢三州縣拋荒田地或長序或九分八分截長補短已耕者不及二成英山

霍山舒城無爲廬江五州縣拋荒田地或九分或八

短已

有不足三分就使今年天無

災民之度命且

遲緩壽之間

歉何如也伏

敕戶部將本府所屬州
縣除豁及將夏稅照例停
徵
數除豁及將夏稅照例停
徵
當罷黜謹昧死陳瀆

北設官防寇疏

楊四知

人肆致驚陝寢乞添設撫臣厚積兵力以
固封疆事竊見流寇發難以來爲患七年
毒六省養成燎原之勢漫無蕩滅之期生靈屠戮
慘不忍聞縣破殘所在皆是白骨委山青燐照夜
已非一隅之寇矣乃滔天之勢漸溢東南震驚之恐

迎遫鳳郡太鳳陵寢在焉倘一坏未安卽敷天所痛
而諸路兵將猶逍遙在道按里計程整飭之具云何
繙繆之計安在臣雖五年外吏初侍臺班而夙憤同
輩不自知其愚賤敢呼籲於皇上之前也今議秦翼
與楊禦蕃之兵合是世威之鐵騎援鳳陽矣鄧玘
拔安慶矣臣以爲此涸鮐已枯尚俟西江
石曉旋逐湯火者刻不能

已躡六安入鳳

天之靈方撫

望除殘乃賊

他在二千里之外明知膚

現在河南移兵就近

催務令四面合圍一鼓殄滅

是難方張之封豕

無恙之鐘虞也抑臣更有

賊氛之去來飄忽靡常援兵之奔馳緩急莫濟

而兵始來兵來而賊已去雖相須之殷實如相

以援救爲名主將既無汎守之虞士卒益多驕

之氣所在郡邑犒勞備至尚且虎噬民家餉或未

充卽一呼眾嘯飽食歌彈誰念法紀況賊每以逸待

勞兵反以主爲客客主旣判勞逸相懸縱使兵將協

力枕戈猶且勝算難必兼之賊形叵測變幻多端營
窟之計已工探穴之功誰奏臣鄉六霍之山接連唐
鄧峭崿之山錯互麻黃倘一竄入如虎負嵎卽欲窮
搜非力所及以進剿畚委之撫臣則顧此失彼旣難
兼顧腹於鞭長不得已而檄援他鎮又觀望遷延豈
應於指臂臣愚以爲宜於安廬之間斟酌形
勢設巡撫衙門領兵守兵將上游道臣駐劄舒

更多方訓練鄉勇人皆可戰
使戢無糧可資退

寇之蕩平可

時

李

錢

以下
邑人

多虞懇救緩豫徵兼諭

一 胤宗湯沐之鄉正逢堯舜焦勞之際

人髮目擊民艱痛不止於切膚情難已於漉血

中原大勢莫要於兩淮而鳳廬二郡尤爲根本

一 則王氣首鍾陵寢奠焉二則東連淮陽爲漕

運咽喉鹽販經絡三則屏蔽陪京江南半壁倚以輯

一 四則內有巢湖順流通江爲皇祖龍飛初渡直抵

正東采石老津五則北接山東淮海奔注與登萊一
相通心腹要害之地未有喫緊於此者也是以鳳
凰安危不但急於邊圉亦不但急於藩省而已數年
冠禍日益烈前春正月侵廬鳳掠英霍六舒潁
壽山等處搜殺崖谷尸僵千里三四月間賊回楚
忍其財皮以犁荒草甫至閏四月五月即

還發南掠矣攻皖之賊南

心則已在鳳廬

民何以聊生何

能科束於功令

在去年已預征一半尤

征可六國家兵餉原爲除

已哉而臣竊以

皇上護惜重地必

意慮廬故敢爲殘民請命

之必有特恩也殘破等處姑緩預征饑饉之

民稍賜蠲免并諭有司多方賑濟安淮急著卽寓於

斯蓋凡流寇之蔓延以內有土寇也楚豫之禍曩政

此今淮之土寇亦稍蠢動矣此等不過饑民所化

及今軫恤饑民卽所以收拾土寇而收拾土寇卽可

以撲滅流賊懲往善後惟聖明注意天下幸甚

賑濟條議

府志作王寢大

黃道日

以荒之法有賑粥散米二事然利害各居其半訪之
所聞參之寒家先祖父所行故事爲諸君詳陳
以之利爲惠溥而所及遠苟非甚饑卽顧惜體
面濫冒之弊矣而其爲害則甚多以賑粥無限
此任東西南北聚千百人而旦旦哺之或生
也

也

一日之工何數盃之粥

易計置鍋須二

鋪挑水須用五

人又費一錢是

餅也一月則十二兩零三
餅四十金矣若置四粥場則
餅幾何能當此等費乎況浸漁升
餅是害在費而散米之害止於冒名
而其利則甚多賑有限界界以外不得而
無憊遠方乎散米則一場定以一日或施者一家各
認數人於私宅給散是人聚矣則地方之利也或
以口散之或一月一散之彼老弱歸家安坐而食之
壯者得以另爲生計是饑戶得實濟也散米則雜費
俱無弊端俱無計其所獲又可以散數百人是化無

用爲有用也爲今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始用賑
粥之名而繼用散米之實計捐米之多寡爲所賑之
地近設立粥簿數本擇鄉里之公直者一二人主其
事遇 報名其稍可自給者必不屑有食粥之名其
其甚者是饑戶後拔簿而給以粥數日後乃散米
其報之慮乎就使妄報一千之內不過百數
若此者車資其糶費百十六金於無
益乎是散米
其戶是賑者之調度捐
其利之餘者利害相去

平旨還着該
兵卒從所請

胡志藩

行當一謹述見聞仰祈

法令久弛郵符濫及過往之騎從如雲

及骨俱盡聖明惻然軫念用前後諸臣之條

為畫一之應付閭閻庶乎有起色矣乃臣五載

舍時以使事奔走衝途竊聞各州縣供億所苦原

不在往來之過客而在本地之上司以過客于役有

且勘合載數甚明有司稍負強項者舉得按數以

知境令昭然誰敢以身試法此過客之所不甚苦也
本地司道各分相臨近雖奉有明禁未敢擅自干
先意承奉未啓得已車馬之填門或借名僱
發價而隨繳還之不暇循環不開應付猶故驛
驛也何日之有哉在內之諸臣一切之借差俱
在外之司道無名之奔謁詎不可裁卽或公
得者應得之費行巡方御史廉其
符既頒節省當一乃嚴
平也臣以是不能不重傷

合規則其附郭府

各州縣金點馬戶承役

匹祖制緣先年應付

一攬代走各屬因止解馬

今供磨一縣遂致百年富庶之區實有旦夕莫支之

加以頻年旱魃生齒蕭條臣邑雖彈丸然北護祖

以南障畱都原爲根本重地恐一旦以編累之苦釀

地方臣眞有不忍言者矣乞敕該撫按查照往制

行令各屬仍舊僉役承走庶一縣不代各屬之累而

積困可蘇也臣憂國憂家寸心如焚懇惟聖明鑒飭

應付

請沛調租明詔疏

崇禎癸未奏上准免十三年十四兩年逋賦并十六年

分本折起
存錢糧

龔鼎孳

為臣郡無不破之城無可耕之人東作方興招徠

乞聖慈沛調租之明詔收既散之人心事流

禍延數省燎原滌川所過榛棘而盤桓出沒

至臣郡廬州而極

無遺支分節

去則至去

以疫死餓死

邱平而血刃

戶口之全補

而極由今計

為廬首邑亦竟破無

又破下至英山霍山則賊巢矣無日不

陷至四五巢無廬亦或二或三至舒六磔

異甚夫廬之為州邑者八而今皆數破即奈何

民乎故論臣郡於今日無有室家也燐火而已

無有流亡也溝壑而已無有招徠撫循也起死人肉

白骨而已夫百人存一本無活理上之人能生全之

猶吾民也況復棄去不顧非死則盜若之何其忍棄
且廬陽地連豐鎬此二三父老子弟悉高皇帝湯
之遺民荷陛下十五年教養之澤至深至厚一旦
盜與坐而待死此蚩蚩者不足惜豈所以稱
元培養根本至意乎臣謂及今收之猶可圖
少術矣夫恤民

勸耕種勸耕種莫如
陛下亟下明詔將廬

鳳遼海等米

意撫綏小民

織輸租辦

以零賣劍買牛之

而不止臣郡

都而羣二陵於是焉

也

知邊腹多艱度支匱詘

加論以窘司農但明知其決不能完而空

催科之名爲有司之所借口賢者不能行其意

不肖或因以遂其私德澤阻乎朝廷痛楚纏於井邑

憂難感國計仍何益乎若臣薄田數畝願與臣同

在京諸臣率先租賦以副就近輸納之旨不當在

元例惟陛下畱神鑒察賜之哀憐

善後事宜疏

順治二年
五月上

以下
國朝
龔鼎孳

者

鄉徭征四方徭

后臣鄉江北先入版圖父老遺民出湯火而觀

他勞來還集倍望仁恩蓋真新附者所以真久

江淮者卽以安天下敢以切要數事爲

江北苦寇苦兵已無寧日

去惡民若還以生人

申明紀律草

他離而今完

全其誰不歌舞以拜

廬鳳定之賊禍者十年

難輟者亦十年頃諸鎮虐使其

之後不知親在敲肌及骨言之摧心謂

繙一切新舊賦稅及無名之征悉行停

傷殘最盛者仍自順治二年始特免三年鳩鵲

幾溥沾實惠一日消弭民害江北之爲民患

如積年驕縱之兵而縱兵殃民實惟債帥此輩

怯懦中懷多端謂宜於投順地方散遣士卒使

歸農其領兵各官非衝鋒効死爲我前驅者悉斥

用此後緊要將領務須經由部選乃許受事既清
弊亦協羣心一日急除守令督撫道彈壓一方固
重之選而守令與民最親其疾苦尤爲關切今
體德意孜孜用人秦豫有司靡不朝缺夕補
諸郡邑瘡痍已甚撫摩更殷謂宜遴選眞才急
期到任則民受一日之福一日作興

筆如林寧無中熱謂宜

興旣予以功

係目前切要

天下幸甚

書一疏
元早異常等

深可爲念民間疾苦督
開地方這等災荒何無奏報作速確察議
實知道欽此仰見我

聖朝曲軫民生深憐疾苦古帝王如傷之仁何以加
督撫之奏報必憑道府之申呈又據有司之額
地里既參差不一虛實又察勘難齊及至彙疏上
部酌議部臣慎重錢穀又必仍行該督撫確查

履災重輕往返既多徒靡時日迫分數到部而一年
歲事已周矣在有司慮考成之累不得不急於催科
百姓畏追比之嚴不得不急於輸納一刻未填溝
壑剝肉以醫瘡一戶未卽流亡難免剝肌而敲
形菜色之赤子拔傷忍死明知有治蕩之

能待此所由顛連恆苦無告德意不卽

常則救災之方亦難更

虐赤地千里

一月至今年

之末賤鬻以供

而陝隸之民至貸呼無路

心慘目天元而旁郡不

得遺糧而連年不

江淮同困嗟此無衣無食之眾孰

之夫使其束手以待斃則少一民使其

束手以待斃則多一賊所少者民則賦稅之源

多者賊則收拾之費亦多拯溺救焚事爭呼

不揣愚昧叩懇

主慈敕下該部從長商酌倣九年改折漕糧之法特

曠恩將廬鳳淮揚江安等處被災地方本年起運

糴糧及應徵漕米頒定蠲免分數析爲三等災荒最
重者或准全蠲或蠲幾分稍次者准蠲幾分再次者
蠲幾分立行江南督撫就近察實分派一面曉示
一面造冊報聞其無災地方不得借端混冒如
有錢糧小民已畏比全完卽於十一年應徵起
漕米內扣除抵算務令人沾實惠事杜稽
詐乾沒如是則應蠲者旣
不免遲疑觀望民心固
起見不獨爲

二年

來十五年以前各樣

糧一槩蠲免以後貪官奸

奉

再免款項復行借端苛擾派徵情弊着加等從重治

人此

恩浩蕩四海懽呼從此舊欠既除新徵易辦閭閻
咸登安樂士馬實見飽騰此曠古之善政而太平之
盛事臣以爲德意既屬非常則奉行須行實效從來

遷錢糧重復派徵總因款項繁多彼此牽掣愚民
無知安能家論戶曉故昔人謂朝廷赦之而吏胥
笑正坐此宜亟賴戶部將蠲免過各樣銀米
絲毫勿遺每直省彙開一總數以爲綱卽將積
存各樣細數詳悉開列以爲之目咨行該督撫
曉小民務令深山窮谷盡知此番大

示

治十五年以前

然明白罷耳

待借口何項

一槩自無所容而

臣等

臣言可採伏

公牘

裁革僉報庫吏文

明 嚴爾珪

府爲直隸廬屬第一弊政懇憲立法更始以甦
民事照得庫吏守藏往往乘官府之疏慵營出入
徼倖謀充役此恆情也但少加清覈弊端自絕
弊源完庫卽爲不可詰之姦哉凡財賦充牣
庫籍與矣廬屬不知起自何年點
小民有擔石之儲者畏如湯
親見奔逃才
狀萬千以
不數年
畧計其害

入脫雉羅衙

充者吸髓

首不貲之需

立捐囊橐甚至

本官經年交際及各項支用日逐支

非賢者必倚辦於庫吏甚而立名巧取無

二也抵贖逋額奉上行緊急輒責庫那解已

本官視爲往事任衙蠹恣侵不行追補四也

此害苦皆緣殷實二字插標作祟以爲旣經僉點

系應然雖傾其家不顧而本人起自田間或繇紬

多不識籌算爲何物會計爲何事往往倩人管理
盜匏姦橐無惑乎十室九空當之必破令一下而無
死於四方政猛於虎此之謂也今急解倒懸惟
示僉點仍照江南通行牌現役轉考吏遴其土
者爲之據職管見井不必一年議代只以三
年更換其便亦有四經管日淺不暇營窟
出入必稽免魚獵四也而
放不合補入細人手則
何從國利又何自而作姦

經奉旨不可

今江南諸郡

此固當輯聞夕

府州縣額解助

吏部庫吏四季分任輸納季終無過

上一年作實歷三年事例准於役滿送考算

免箇月且永革頂首及一切派費銀兩此人情

樂從既於功令無悖而轉移之閒出廬民於湯火

倘蒙俯允通行各州縣幸甚

興革鉅務議

胡震亨

應縣爲條陳地方興革鉅務乞賜覆覈施行以貽
民永利事內一款開稱起解錢糧舊僉大戶六十
里戶苦於賠累甲戶苦於科幫深爲民害議將
其銀巢縣兌軍本俱本縣親自解運淮安銀縣丞
陽倉米七、典史分解鳳陽倉麥縣丞主簿典

州銀石梁鎮巡檢解餘零星外府州
縣解內除議解府銀不設水腳外餘
縣縣易設有水腳并差錢不致
每銀五十兩解給炭耗銀一

詳兵衛副使賈批當

革而不可行

其徒知革弊

意此所以苦而

錢糧除親解外其

錢糧皆計其使用往來之費增添水腳

盈縮靡不經理周悉既可省大戶無窮之

土於困民以病官庶乎經久可行也然所

力即所議減賦役內之一千七百全不加賦

用自足計莫善於此也悉准如議仍刊刻成書永

遵守此不但可行於一邑凡有大戶州縣皆可行

刻完卽送三十冊赴道以憑轉發爲式仍候兩
詳行繳各院已經批詳遵照刊載賦役成規立石
永爲奉行者

旱蝗告城隍文

國朝 靳 輔

聖武鴻綬萬邦百神受職其外府州郡
以分治之復乞城隍以默佑之乃亢未
以望輔之總期於惠養元元

順十年九月奉

我思所以宣布朝廷之德
主將來恐滋害於稼穡是

憂勞省躬補

心冀弭厥愆

害民者滕到

人官屬有失爾神

身無移禍於百姓若神弗効靈其何以

命而居歆歲祀乎惟神其鑒諸須至牒者

示里書抽豐報戶頭告示 張純修

打抽豐報戶頭以除索詐積弊事照得

肥里書向係衙役承充結聯經差包攬錢糧刁蹬

以爲害不一而足本府蒞任之始訪聞得實先自

肅清衙役清除以及各衙門人役漸俱黜退不謂近
來陽奉陰違復以衙役父兄子弟承充以爲民害
遂有打抽豐之說逢節逢年排家勒索里書視爲
司名之求居然明目張膽愚民視爲不得不應之物
內醫瘡嗟此窮黎朝夕未能自給亦何豐可
幸內數次剝削乎更有害民之大者自
將該縣戶口總數呈報由是一
縣之民其弱賣富差以展轉嚇詐富
民報甚有未盡所欲或免於
累者種種積弊法在必除

戶下人等知

里書包攬錢

意妄詐者許被害之

重責四十大板枷

重者立斃杖下斷不輕縱以貽民害

嚴禁里書包攬索詐告示

里書以除包攬索詐積弊事照得里書之設

以造冊書寫之役一縣少則四五人多則十人

合肥縣里書上冊點名者七八百人副役數千

其承充里書者非係各衙門衙役即係衙役父
兄弟由是串通經差結聯地總包攬錢糧盤踞作
指票而恣意勒索或乾沒而役裁重完或將自
身攤派灑代或因他人過割畱難推除其嚇詐
第一在報戶頭預先揚言富者飽其貪壑

儒棍受裁流花戶不開僅給催單一紙

而操威福自我

下戶抽豐大

一名里書多

寸畏里書之

民之雜費客有多於正供
里處而欲除其弊源必盡
該縣革汰外令行出示禁革
里書等知係衙役速奉法
權速安業歸農如敢愍不畏死以里書
包攬錢糧欺騙鄉愚者許被害之人具稟
以憑立拏審究大板處死法立如山後悔莫及

堂府牒

王 成

城育嬰堂一所康熙三十六年知府張純修因廢

有游於之風倡議創建是堂遂有合肥生員許
徐廷候選通判許麒卓愿將城南久經荒廢之家庵

長

志庵捐作堂所雇覓乳婦養育嬰孩一嬰
乃給銀三錢設立堂役堂醫給以工食合
工司理其事而無公費於康熙三十七年
等處設堂未及週年已活嬰兒數十命

陳歸公招佃蓄魚

僚屬紳士陸

河租另撥公

造屋餘基乳

廣益局府牒
屋四府同知舊署廢基蓋
三百三十餘丈之所添設內
在堂屋居住民間送有嬰
給嬰兒衣裙堂役二名每名月給米六
錢四角二十文堂醫一名月給米六斗每給
千五百文今仍其舊府中不時稽察

廣益局府牒

葉雯

內廣益局坐落府治之東乾隆二十五年知府王
伯捐創建其局房屋係前合肥縣令廖景文捐銀

百兩置買並有貢生黃存義捐銀三百兩歸局濟
用紳士張先岸蔡卉李紳廖世至等經始其事闔郡
紳士民樂善捐輸規模大備設醫藥以診疾病施
茶掩骼埋胔收檢字紙並備救火器具續有林
紀熙金國成等捐設義地每歲孟春榜派董
事無告窮民疾病死葬皆有所賴曾經詳

在案

五折銀三千兩三十

於乾隆四十

街市房一所

用價七五折

一莊坐落西鄉十

於是年用價

契買林寶珍

一莊坐落大

嘉慶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其價均在

契據外有局前左右店房租錢四十二千

門面房租錢二十八千嘉慶三年知府葉雯

河租四十一百六十文捐入局內以充經費

仍存本足錢九百五十三千分存各典核計歲入

利息及山河房地各租共得三百七十四千五百三

百餘石

保甲示

左 輔

為嚴整保甲以除姦匪而安良善事照得保甲之法
周官定制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長
立一保長互相稽查聲氣聯合如果實力奉行
匪徒不能潛藏內姦亦得斂戢人民安業政教
無如河來奉行不力每年編造煙火

事各雖存而實已

車以來竊以

六十四里每

集點驗酌重

率實力編查外合

查戶口

人等知悉遵

查著民衛流寓的籍姓名年歲作

查著是何花戶完糧多少

查著民衛協同本里紳耆舉報甲長保長

將所管各戶挨次順里編立牌甲逐細造具

冊限八月內赴縣當堂呈繳聽候隨時隨處按冊

查一面照刊刷門牌將某戶姓名籍貫年紀行業

及女口數田糧多少填寫明白蓋印發給該總甲保

長等按戶分發粘糊懸掛門首以便稽查每十家公

高脚木牌一扇將十戶姓名人家開載其上逐日
輪管置放門首如今日該趙姓輪管儘此一日

選如彼九戶之中有面生可疑男女往來
高固賊盜娼販及賭博凶毆卽協同餘戶擒
知甲長保長總甲前往盤查的實稟報究
姓輪管亦照此辦理周而復始循環無

誤謹嚴公置柳羅風燈每

六個月輪管高牌家着人巡更

起幫同追拏

安且一月三

廿七日夜之安苦

弭盜安良務

巡徼牌甲保長又不

司費一經訪實定拏

違毋違特示

例開列於後

之中大而鎮集小而莊邨或十家或數百家
家俱按各條街巷之橫直長短單面街挨
面街對編自第一家至十家爲一牌內擇一家
統九家謂之牌頭自第一牌至十牌共一百家爲

於一甲中擇一牌頭督率十牌之牌首謂之甲
每十甲共一千家爲一保設一保長督率十甲之
是是一牌一甲一保之外尚有畸零牌戶不
甲者謂之畸零甲戶卽附統各牌甲之末
及百家者附近有一二十家或十餘家之

夫以是一甲謂之合甲保亦如之其寫

乃爲一畸零牌

莊配合成牌

尾至僧尼道

便稽查其法

遺漏一家

姓名籍貫生

外錯

謹家有餘丁者

家牌將九家之男婦戶口田糧分數並
查其本戶之煙戶門牌亦如別戶懸掛如
大許九家同首

在十牌之內選擇老成有望人素信服之
當門懸十牌總牌將十牌之男婦戶口田糧總
督率牌頭十人其本戶之煙戶門

如別戶應封如甲長有獎許各牌頭同首

係長卽在二保中選擇老成勤練人素敬信之人
其責齊率甲長十人門懸各甲長姓名以便稽
察長有獎許各甲長同首

別城內關廟五鄉編造每甲下須註明

上江縣知事圖每里各一撒圖圖

一二繪入須確標明四

名如子年未

六十以弟出

異姓須各懸

附籍貫倘是外路人須註明本鄉籍貫

重行業不得混誤若戶內祖父伯叔兄
者不必另載異業者各于本名下註明
狀者註明

人借屋居住戶冊無從列入者

議容畱集

市戶之處異方商旅倏來倏往無可稽查當
行家立循環店簿歇店亦然

舖用木板糊掛不得破損遺失

二隨時有遷移增減每年于二七月報明

之家尤爲着緊切

止良民藉其

並非差役之

及本人遠館

無次丁者免其
巡守同牌

內或有聚賭窩娼及溺女一切不法之事
更即行舉首如敢容隱定行連坐

包更舖牌戶偷安總甲斂費混雇無籍
事並不徹夜支更防守或更夫串匪肆
害一經查出定提重處

風燈必須完備違者重責

縣編查保甲已發門牌輪流巡守惟查各牌內
製紙燈既不便提攜又難支風雨着十家公置竹
燈籠一盞高約尺二圍稱之方圓不拘一面
書小地名下大字直貼第幾甲一面大字直
書巡守日則懸掛門首以便查察
其舊有巡守之家分別究處斷
不准違奉行坊捕總甲巡緝毋懈如敢
違者論各牌頭
本縣查驗得違誤特諭

勤求念士民

民之自爲養

生之無道

後遵而行之

是幸勿怠玩自誤特示

合邑高田爲多最須防旱地旣不近長

陂塘以資蓄洩本縣巡歷各鄉田畝多

又淺小不甚深寬是以旱則易乾澇則

農家全靠天而不濟以人力所失多矣不知水

母田賴承生否則一遇旱年束手無策爾等田

農當爲遠慮相度各田之地勢因其沖窪花水
地力較瘠之處鑿爲陂塘約田十畝卽損二三
其鑿深闊其中蓄以蓄水旱可以灌澆不致
旱涸自種至收計在六月其間卽遇旱乾不
次此可以人力而致其常稔者也隄之
無柳可以繫牛牛得蔭蔭休息遂性雖
水潤而沃美均收

水利通理

詳論之

有宜早宜晚

順旣可高

農爲

勝算

本不長錢

生物不遂田

肥而不美盛而不衰不糞

夫金銀珠寶雖無所以糞田爲農家要
意則畜肥不時人馬猪牛之矢棉豆之
糞草之灰煙竈煇燒之土與夫埽除之
糞之穢穢交芒斷葉落葉蚌螺等殼積而焚
糞糞和之害中皆肥也糞害必爲低屋背蓋
迎風雨之飄浸且糞露星月則不肥矣農家畜肥
正如策戶置貨貨足則貿易盛而取利多但使

老幼不勝勞重工作間時執挽筐鋤畱心拾
少間輒以般車無不勞隨時收積漸積漸多不
無益焉無不足亦可信收何憚而不爲耶

耕種之後耘耨最爲緊要用挽鋤於稌
根則易旺攪所橫根則稻根直下而可
利也至于耘除之草不得拋棄他處

白雲山志

記土詩曰茶蓼

以殺草可以
之法水不得
須旋放旋耘

以手排鹿糞令稻根之旁
必將餘糞澆潤晒至泥裂
必將田乾水暖草死土肥不三
日必長一粥一飯餓不殺一
人也

以布利並于蠶岡隴坡陀間須開墾
婦女日織布三丈除衣著兒女外餘布賣
民婦須學動織以助農耕且核可榨油

打餅糞田于農亦有益也
蘇杭嘉等處婦女專事飼蠶成絲供

之用又無旱乾水沍之患爾等民婦須效之

種蔬菜菜以助穀日用必需莊屋前後隙地甚

多宜種漑溉亦易老幼衰弱之人俱可盡力擇

種蔬菜隨時栽種既足供膳又可省錢

木竹木爲卹莊蔭花蔭花盛者興旺蔭花

年之後便可取材置備器用卽刪剔

舊物資朋親戚餘可易錢桑取飼

種柳松柏各隨其地無使閑曠

之蔭總之凡一之地無使閑曠

種樹之數悉

之君能添補興義

償其價

利可十倍魚

戶時菱蒲水芹俱

之利也如不取泥之塘蒔藕根葉俱

使牛必於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氣清涼

常半日可勝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

太勞

誤園不得野放有三利焉墊園之土一

禁雞地畝一利也不令踣躅于外損食禾稼
農種必獲生鄰譽三利也

若國主與佃農申明禁約督率遵行本縣
務仍玩忽定行究責

示

禁內器以全民生事照得鬪毆爲傷

禁內之具及交鋒刃無情或藝

藝勝之鬼卽力強而人斃旋作

之妻者卽實其妻孤人之子

遂至

全家更有事

高興各幫兩

不能替其苦

死得弗值犯

己自思雖悔無

逃因械聽糾曾隨手攜來遂忘勢

獲乘興即當場截去猝成命案受茲苦

難警彼後車倘能排難解紛有事便化

相災惹禍旁人翻變作罪人本縣聞之

為此示仰合邑人等知悉查律載私

和許件加罪分別軍流爾等百姓享太

之常豈不快樂何苦冒罪藏械懷害
人亡家破之根乎從此觸目同驚傳
器銷爲農器方是良民常把懼心易
橫毋以小嫌負氣忍耐須臾勿致大
快每凡有火器刀鎗之屬繳案驗銷倘
不繼逞憤糾毆立即拘案嚴辦重
枷答杖由自取律不能寬各

杜稍販事照得

因此拐逃

王四旬而

和詢其故皆

價

以姦徒牟利

爲禹貢揚州之域其民二男五女

遷補反因訪得民間向有溺女之習是

前稍誤因之惡習相仍流弊至此竊思

者死父母溺女操心慘毒尤背倫常

其罪本縣聞之痛心欲亟除其弊特

爾民揣溺女之故而一一曉諭之爾

本貧無以養活也不知天生一人卽注
不必父母代憂況嬰孩但須乳哺不
費衣一塊破絮縫補可著不費爾衣迨
成人作養媳尚可得其禮金於貧何損爾
身若兒女既多厭子哺乳且操家勤苦又
得乳但得飽乳便無所求忙時置臥
閒時積費辛苦長大助爾勤勞
寧無益而誤爾女一又爲早
機一動生機
有子反以

實雞抱卵鳥

而忍于溺女

六怒災禍立

疾病

或子死夫亡

何害而必溺殺之乎況不溺女

攻室無取外求則稍販無利而訟獄

勇爾民異日之利也爲此剴切申禁

不悛一經訪聞或被投首定照律抵

長地保隱匿不報罪亦如之母貽後

禁人嬉游街市示

弟異日之成與敗係乎始基之端不
知轉於縱放轉眼少成若性便無
所習善善生習惡惡著

則元黃異色

磨民人等

言穢雜備

肆然無所

知愛知敬乎

長成必爲家

大爲風俗之

示諭凡爲父

兄者務須屬束子弟各令學習

其後務須屬束子弟各令學習

其後務須屬束子弟各令學習

爲街示

街以睦鄰善俗事照得已與人相處

特家室宜雍睦卽鄰里亦貴和親男

非則同懲不特黜毆有專條卽罵詈亦
論貴賤家不論大小旣已爲人應

解柔乃合邑城鄉小戶婦女

何器浚性成潑悍伊等

知鳴走失人之牛馬

一遇此等於張特甚

而戟手且

耶喚子聲乍

纔入而

路人方掩口

一日而言當

或怒于

傷重則釀

在此

至微不可不慎本縣細察人情凡

睦鄰里親戚之失歡大半不賢之婦

可痛恨自示之後婦女亟改此習謹

切規勸勿蹈前失如再不悛定將夫

方者即將本婦責備各宜凜遵毋違特

通醮示

婦嫁以全婦節事昭得婦婦既失所天
隨夫家母族若至貧苦無依不得已而
以棺殮舟之節已傷死者之心爲親族者
有責焉當以爲愧不謂有等藐法頑民
妻喪未葬新死鬼之墳已居未亡人
之墓此其禮全疎親遠族攘臂
而進婦人何堪此至截髮而
葬魂未定已嗟
而顏而不死

離死亡卽或

母谿壑尚未

嫁律有明條

邑諸色人等

有婦婦去音民聽自願如能矢守

通燕搶嫁情事一經訪聞或被告

嫁灼娶主人等按律從重治罪斷不

可示